



云平 书法

文史杂谈

## 文字与树木

陈永坤

从现在已发现的甲骨文中，能辨认出很多与树木有关的字，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和转注。但以象形字最多，如木、林、森，如树种的甲骨文有桑、栗、榆、柳、栎、杞、楚、竹、柏等。指事的字如“末”，指木的上端为末；“本”指木的下端为本；“东”方的东是指“日升起树木间”（繁体“东”）的方向；“果”是指太阳升到树木上，已很明亮；“杳”是指“日在树下”，表示天已昏暗。形声字，如山“麓”的麓，因鹿一般在山脚活动。故“林下有鹿”，音“鹿”；还有如甘霖的“霖”字，即雨下在林子上，音为“林”。

甲骨文中有些较复杂的“会意”字，如日暮的“暮”，古时“暮”和“莫”是一个字，指“日落于草间或林间”，表示天色已晚；“朝”字，指“日已于林间升起，月亮已落下，天已黎明”；“束”，指把木绑起为一束；“束”指木上有刺，从而衍生出“棘”字；“采”是一只手在树上摘东西；“休”字更形象了，指“人倚着树休息”。这是古人常在林中活动最好的证明。再如古时一木棍横绑上两根短棍，便于脚踏掘地，有了“耒”字，由此衍生出“耕”字、“耘”字等形声字。“农”字在甲骨文中是“林”字下一个“辰”字，“辰”是锄草的工具，故“农”字是指“伐林耕作”。另外“春”、“焚”都有这个意思。

事故

## “裤子”原来是胡服

阎泽川

裤子是人们的主要服饰，原写作“袴”、“袴”。从出土文物及传世文献来看，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已穿着裤子，不过那时的裤子不分男女，都只有两只裤管，其形制和后世的套裤相似，无腰无裆，穿时套在胫上（即膝盖以下的小腿部分），所以这种裤子又被称作“胫衣”。

历史上最早公开提倡穿裤子的人应该是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由于赵国地处中国北方，常要和胡人兵戎相见。赵国人穿深衣，打仗时只能坐战车。而胡人穿着类似今天有裆的长裤，骑射十分方便。赵武灵王便萌生了想法：咱们也穿裤子。但他的主张却遭到众人的一致反对，认为满裆的长裤是“胡服”，穿夷狄的服装并非是小事，双方争执十分激烈。坚持到最后，还是赵武灵王的主张获得胜利。穿上裤子的赵国人，最终战胜了胡人，这就是“胡服骑射”的故事。不过，真正推广及令全国人民都接受胡人的满裆裤，却是在赵武灵王身后六七百年的事了。

随笔

## 感怀屈原

柴清玉

公元前278年一个阴郁凄冷、江风凛冽的午后，面容憔悴、风骨凛然的伟大诗人屈原，仁立在奔泻不息的汨罗江边，深情地环顾他挚爱的壮丽山河，而后毅然跃入江中……

千百年过去了，江水悠悠，诗魂依旧飘荡在神州大地，凝结在炎黄子孙的心头。

同样也是一个阴云低沉的日子，我独坐窗前，展开那本装帧朴实的《楚辞》，怀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壮美诗句，寻觅诗人的踪迹。我没有到过汨罗江，但汨罗江分明就在眼前。游人稀少，江景清寂，看不到诗人曾经吟诗的茅庐和渔夫的小舟，但我还是清晰地看见诗人那从容的身影依然那么挺拔傲岸；那忧愤深邃的双眼仍是那么坚毅犀利；那浩荡而去的汨罗江似乎依旧荡漾着诗人那意境高远、激扬豪放的《离骚》和《九歌》。

屈原（约前340年—约前278年）是我心目中的一座丰碑、一座高山。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名平，字原，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贵族之后。初辅佐楚怀王，任职左徒，主张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实现富国强兵，却遭到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等的反对和谗毁，被

黜为三闾大夫，流放汉北。楚顷襄王时再度被流放江南，长期流浪在沅湘流域，接近百姓，忧伤国事，发愤创作《离骚》等伟大诗篇，倾诉其眷念祖国和百姓之情。后楚、秦交兵，楚接连丧城失地，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北）亦为秦所破，屈原愧于无力救国，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五月初五（端午）怀着满腔哀怨和愤怒，投汨罗江随江而去。

透过《离骚》，我感受着楚国的历史烽烟和诗人荡气回肠、至诚至美的诗魂。也许会有人哀叹，或沉默，或悲愤，或惋惜，但是我坚信更多的应是心灵的震撼和发自肺腑的敬仰。尽管屈原出身贵族，官居左徒，掌握政事、法令和外交等大权，但他却反对贵族特权，痛恨官场腐败，力除社会不公，竭力举贤任能，心系大众百姓，减轻百姓负担，这种品质精神即使在今天，也是十分可贵的。面对强秦的威胁，他尽管主张联齐制秦，但他并不反对国家统一，并以“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的远见卓识，力谏君王体恤百姓、推行德政、改良政治、变法图强，从而统一天下。而不要像强秦那样施行暴政，涂炭生灵。尤其在受到小人诬陷，被革职、囚禁、流放的逆境中，仍

新书架

## 《20岁，光阴不再来》

田李

Meg博士用对20至29岁族群的多年追踪研究，对20至29岁郁闷期做了最系统的解答。那些淡定地告诉你“人生不用着急”的人，是因为他不用为你的人生着急。对于正在寻找人生方向的年轻人，如何把20至29岁发挥到最大功效，可以读一读这本国际化实用著作。

这个社会制造了很多舆论给20多岁的年轻人，把他们称为“成年孩子”，告诉他们“20多岁可以不做选择，到30岁会对婚姻、事业有更成熟的选择”。然而Meg博士用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这样选择会导致失败。因为很多年轻人忘记了，不做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选择。

Meg博士对20至29岁族群同居和离婚率的阐述令人深

思。男女双方虽然表面你情我愿、一拍即合，但是内心想法却截然不同。对女人来讲，同居是走向婚姻殿堂的重要过程，但对大部分男人而言，同居只是检验双方是否合适的方式之一。这是导致很多年轻伴侣“同居越快、分手越快”的内因因素之一。

Meg博士对“30岁不是一个新的20岁”的见解敲醒了很多年轻人。她写道，“二十几岁时，事业和爱情都像玩‘大风吹’，大家都在场子里跑来跑去；等到30岁，音乐骤然停止，大家开始找位子坐下。谁都不愿意成为找不到座位的小可怜，于是我们结婚，职业定向，其实并不见得我们多爱这个人或多适合这个行业，只是当时，它们离自己的座位最近罢了”。

散文

## 品味郝堂

马承钧

之静美的感觉。随时做个深呼吸，空气特别清新，如饮甘霖、如沐氧吧。我们参观村民书屋和画室，走进茶楼和农家客舍，浏览社区服务中心、养生服务中心、邮政储蓄、便民超市、餐馆酒家和医疗室，饱览了新农村的新气象。

村西有条小溪，高大的皮柳树在风中轻舞，仿佛向我们讲述岁月的沧桑。几位田间归来的老农正在树下闲聊，很有王维诗中“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的意境。

“你们郝堂真美啊！不愧是豫南一颗明珠！”我们上前搭讪。

一位白胡子老汉道：“郝堂过去就美，因为穷没人晓得，日子过得紧巴巴。如今建设新农村，科学种田，打出信阳毛尖品牌，农民富了，生活好了，环境和谐了，村子才真美了！”

“您说得真好！”我们大声称赞，一位老农用寥寥数语，就把自然美与奔小康的辩证法讲得如此精妙！

“老祖宗聪明哪！”一位戴眼镜长者自豪道：“自古至今，每年收稻前郝堂人撒下大把的紫云英，两千多亩啊，既美化了环境，还修

坚持信仰，决不委曲求全、随波逐流，而是刚正不阿、固守节操、忧国忧民，留下了“与日月兮同光”的《天问》、《九章》等诅咒世道黑暗、君王昏聩，弘扬正义、渴望光明、赞美生活、歌颂祖国的千古绝唱，也赢得人民群众的世代怀念和敬仰。我想，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不正是对诗人壮美绝唱和浪漫理想的回应吗！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无法容忍“不识时务”的那个时代，屈原没有献媚讨好于权势，没有与小人同流合污，也没有见风使舵、苟且偷生，而选择了爱憎分明、坦荡磊落、以死抗争，这是诗人留给后人最可珍贵的精神。诗人怀石沉江，放弃的是生命，而升华的是不与污浊合流的高尚气节和对君子求道的生动诠释。屈原随江而去的不是逃避不是毁灭，而是向黑暗势力的不屈抗争，是对世人追求真理的精神召唤。

“滚滚长江东逝水”，逝去的只是楚国的一位臣子、一位伟大的诗人，留下的却是充满深刻内涵、发人深省的端午文化，是充满坚毅志向、大仁大爱、文辞华丽、清纯浪漫的不朽诗魂。这是文学的大幸，诗人的永恒。



漫天花雪落江南(油画) 冯则义

事故

## 孟姜女姓什么

连航

问道孟姜女的姓，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姓孟，真是这样吗？有这样一个传说，秦朝时山东有孟姓、姜姓两家隔墙邻居，相处很好。两家公子同朝为官。孟、姜二位大人爱民如子。但秦始皇是有名的暴君，毫不体恤百姓。孟、姜二位大臣觉得为官不能为民办事，便辞官回家了。有一年，一只巧燕直向孟家堂屋飞来，落在屋正中的方桌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孟大人走到近前一看，只见燕子的右腿缠着一道红布，他慌忙上前捉住燕子，小心地把红布解开。红布里边是个小纸包，只见上面写着“种上”二字。孟大人很奇怪，打开纸包，里边包着一粒葫芦籽儿，于是他把种子种在了墙根。几天后，长出一棵又青又壮的葫芦苗。孟、姜两家每天施肥浇水，精心养护。说来也巧，就在秧子中间，两家墙头上结了一个葫芦。秋天，葫芦长熟了，孟姜两家商量着各锯一半，一家一半做瓢用。正准备摘下锯瓢的时候，“啪”的一声，葫芦炸开，从里边蹦出个小女孩。孟、姜二人欢喜不尽，因为两家对此女都有功劳，又生在两家中间，算是两家的闺女，就按两家姓氏取名叫孟姜女。时至今日，民谚“葫芦结籽生孟姜，喜结良缘遇郎”还广为流传。

其实孟姜女并不姓孟而姓姜。在古代，为了“别婚姻”女子必须称姓（战国之前男子只称氏不称姓），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区别，就在姓前冠以孟（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孟”为“庶长”的意思，“姜”才是其姓氏。“孟姜女”的实际意思是“姜家的大女儿”。需要说明的是，“孟姜”不仅单指一人，而且是一类人的通称。据《毛传》：“孟姜，齐之长女。”和陈奂传疏：“孟姜，世族之妻。”可知，先秦时期，一般称齐国国君的长女为“孟姜”，亦泛指世族妇女。也就是说，当时很多齐国公室的贵族妇女，都可称“孟姜”。这个称呼除文献记载外，还有春秋时期齐庄公姜光的大女儿姜蕾和丈夫田桓子无宇共铸的文物“桓子孟姜壶”为证。

文苑撷英

## 旅游赏联情趣多

霄方

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爱好旅游，他们在饱览名胜古迹、观察秀丽山川时，登楼观景，吟诗作对，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佳联。

在南京乌龙潭驻马廄，有清代咸丰进士薛时雨题写的一副对联：“水如碧玉山如黛；凤有高梧鹤有松。”上联比喻贴切，描画出“水”与“山”的明丽色调，可谓山水秀丽的又一妙语。下联陈述明朗准确，非它莫属。“凤落梧桐”，“鹤伴青松”，自古迹然。

到无锡，在东林书院得一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此联为明万历进士、吏部郎中顾宪成所撰。联语朴素无华，平中见奇。全联一字五叠，“声声”、“事事”犹如风雨敲窗。联笔工巧，语带双关，是一副绝妙的言志联。

在苏州沧浪亭，又见“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沧浪亭，苏州名园之一，在城南三元坊，原为五代吴越广陵王钱元璩的花园。北宋庆历年间，诗人苏舜钦买下此花园，临水筑亭。上联原为欧阳修诗句，下联恰是园主苏舜钦诗句。清文学家、江苏巡抚梁章钜巧妙集采成此联，如同出自手笔，工丽无比，堪称佳联。

上海豫园得月楼有一联：“楼高但任云飞过；小白能将月送来。”全联语言通俗流畅，明白如话。毫无雕琢痕迹地把一幅月夜美景图呈现在游人面前。

在杭州灵隐，又见“灵鹫白云中隐去；奇峰自天外飞来。”此联独具匠心，用一种嵌字手法，写出了“灵隐飞来峰”，真是妙笔成联。

游西湖至孤山的“西泠印社”，清代著名女词人叶翰仙为四照阁题写的一副对联令人赏心悦目：“面面相背，环水抱山山水之外，有前辈也有我们对祖国的爱……”郝堂村的美丽，不也“美在山水之外”、“有前辈也有我们对祖国的爱”吗？！

## 连载



他谈谈，听听他是怎么想的，您就不会对他有这么误解。”

老顾也一直为自己动手感到不应该，答应了眼欧阳剑好好谈谈。一天下来，父女俩对话的气氛，终于没有那么剑拔弩张了。

老顾脸上写着满不在乎的神情，一副管不住你就跟着你的态度，打今儿起，她顾晓璐到哪儿自己就跑到哪儿，上班也跟着。

一摊手，顾晓璐拿老爷子没辙了，就干脆随他了，推门钻进了办公室，步点间少了平日那副趾高气扬。老顾也不言语，一溜小跑跟在闺女屁股后面。

这场面看得杂志社的编辑们目瞪口呆。

单位里，顾晓璐在各办公室间穿梭来往，颐指气使；老顾就形影不离地跟在她身后进进出出。俩人都不说话，小心对上眼了，也都挑衅地瞪对方一眼。

顾晓璐钻进了摄影棚，老顾也寸步不离跟上。闺女一转身进了个房间，老爸刚进去，立刻捂着眼睛出来了——原来那是个试衣间，几个女模特正在里面拍泳衣试衣照！

终于到了下班点，顾晓璐收拾好东西，踩着高跟鞋一阵风似的走在街上。后面的小老头儿，气喘吁吁地紧跟着。

父女俩冷战了一天了，晓璐实

在忍无可忍，一个急刹车停住，转身直勾勾地盯着老爸。老顾差点没刹住撞到闺女。他也不示弱地瞪了回去。

两人就这样在路边一言不发，四目相对，一副狭路相逢决一死战的架势。突然，老顾肚子里“咕噜”叫了一声。

顾晓璐没忍住，笑出了声来。她解除一直紧绷的神情，问：“饿了？”

老顾觉得有点几跌份儿，扭头有点无地自容，还死倔着：“不饿！”

“是不是净饿着追我了，中午没吃饭？”顾晓璐问。

老顾还是拧着脖子不说话。他早饭吃了一半，就出来追闺女，身上没带钱，是拼俩腿走到杂志社的，中午也没吃饭，其实早就饿了。

“算了算了，懒得跟你较劲，走吧，先带你吃饭去。”顾晓璐见老爸这副模样，好气又好笑。

小面馆里，老顾俩腮帮子鼓鼓囊囊的，脸埋在碗里，不停地往嘴里塞炸酱面。

顾晓璐慢悠悠地数着自己碗里的面条，说：“慢点儿吃，没人跟

你抢！”

老顾打了个饱嗝，放下筷子说：“你老实交代，上午是不是见那老家伙去了？”

“昨天你把我打了，我去看人家不应该吗？”见老爷子又找上茬了，顾晓璐的语气又硬了起来。

老顾倒没上火，而是先为昨天动手的事情道歉，还教导闺女要理解解当多的心情。

顾晓璐没好气地说：“当闺女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嗨！我太理解了！”女儿这话打开了老顾的话篓子，“你三十了，着急了，想嫁人，以前挑花了眼如今掉缝里了，可就剩下也不能喂猪吧？现在他哄着你屁颠屁颠的，以后呢？二十年以后，你才五十，他说不定都翘辫子了，你一个人怎么办？到时候爸爸妈妈可也不在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地靠谁去？只能再找个半路夫妻搭伙过日子，合着一辈子用二手货啊！”

话糙理不糙，这点顾晓璐明白，心气也平和了下来，说：“这是最坏的结果，您怎么不住好里想想呢？您要是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跟

美容院里，欧阳剑打完美容针。对着镜子，吃惊地看着里面的人，欧阳剑脸上难掩欣喜。眼角都耷拉了几十年了，竟然还能再吊起来。这完全完全是自己年轻那会儿，意气风发时候的模样。

忽然想起做了什么，他一摸口袋，才想起手机落办公室了，他忙跟美容师借电话。

那边老顾吃撑了奔厕所去了，顾晓璐正准备结账的时候，电话进来了。是欧阳剑，他声音里洋溢着喜悦，问顾晓璐在哪儿，有个惊喜要给她。

顾晓璐想起上午买车的事儿就来气，就忍不住揶揄她：“行啊，跟我爸在一起呢，你来吧。”

一听老顾在那儿，欧阳剑的声音就露了怯。顾晓璐憋住笑，故意逗闷子：“我爸怕咱俩偷偷见面，已经寸步不离跟我一天了。我也考虑了一下，父命难违，咱俩还是算了吧！”

没想到这话没吓到欧阳剑，他反而听出了话外音，问：“等会儿，你爸跟你在一起？这么说家里就你妈一人？”

大的，能宠着她、包容她……”

姐妹连心，还是亲姐妹明事理。顾妈妈却没接话，而是伸手从闺女头上拨下根白头发，捏在手里，看着语重心长地说：“晓璐，你妹妹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操心了，有功夫自己也别伤身体，别知道围着转台转悠。大伟那孩子——你得上点儿心。我觉得吧，大伟这孩子……眼神儿太活泛。”

晓璐一愣，不明就里。顾妈妈也没多说，就是让闺女自己多注意点儿，别年纪轻轻就把自己熬成个老妈妈。

她哈哈一笑，不以为然，这么多年了，她觉得自己了解自己的丈夫。

送走大闺女，顾妈妈就一人在家里拾掇，一天了，那个糟老头子也不见人回来，也没来个电话。

到傍晚时分，终于听到了敲门声。顾妈妈开门一看，不由愣了，不是自家老头子，是个三四十岁的中青年，水嫩的POLO衫竖着领子，亚麻吊脚裤，光脚穿布鞋，脑门上还别着墨镜，怎么看怎么眼生。